

書名 英雄譜六十卷 清老會賢堂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清 金人瑞 批點
卷 卷八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編號 D8634000

卷八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英雄譜六十卷 清老會賢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英雄譜弁言



英雄有漢字曰靈也靈心影現百
道不窮不刻死終之印投於者
下不勃漫成之局面於他人英雄
而有績也是按圖而索驥也英雄
益於三國水滸乎曰不也燕越不
函傳異代不相借材凡稱丈夫

K3017
(4)



雙紅堂
小說
134(4)

特據三阮協神機

一時家祿欺蒼屋

七宿光芒動紫微

眾皆梁山回聚義

幾多金帛盡好歸

吳用曰我輩患有數人義

膽包天武藝出眾若得這

三個人方纔成得此事

蓋曰這三個人是誰吳用

曰這三人在濟州梁山泊

過石碣村打魚為生曾在

泊子裡做私囤勾當一個

喚做立地太歲阮小二

第十五回

太史慈酣鬪小霸王

孫伯符大戰嚴白虎

呂布襲兖州而曹操卒復兖州呂布襲徐州而

劉備不能復徐州非備之才不如而實勢不如

也本是呂布依劉備今反成劉備依呂布客轉

為主主轉為客備之遇亦艱矣哉

孫策信大史慈而慈亦不欺孫策英雄心事如

青天白日所以能相與有成耳若劉備不聽曹

操而殺呂布呂布乃聽袁術而欲攻劉備及為

袁術所欺而後召劉備何無信義乃爾翼德之

欲殺之可謂知人翼德非莽人也

個喚做短命二郎阮小七
一個喚做活閻王阮小七
若得這三人大事必成
蓋曰便可使人請來商議
吳用曰使人請他不來須
小生自去只不知生長積
從那條路來再煩劉兄去
北京打聽個來路劉唐曰
小弟便去當夜吳用選授
石碣村來次日纔到阮小
二家叫曰二哥在家麼只
見小二出來吳用看時生
得個塊臉兩眉豎起畧綽

王璽得而孫堅亡玉璽失而孫策霸其矣玉璽
之無閑重輕也成大業者以收人才結民心為
寶而玉璽不與焉堅之匿之不若策之棄之策
之英雄殆過其公
或曰孫策如此英雄何不先擊劉表以報父讐
予曰脚頭不立定未可報讐脚頭纔立定亦未
可報讐曹操初得兗州而遽擊陶謙則呂布旋
議其後劉備未定巴蜀而遽攻曹操則關張不
能為功固讐之孰矣
前卷叙曹氏立國之始此卷叙孫氏開國之由
兩家已各自成一局面而劉備則尚熒熒無依
然繼漢正統者備也故前卷以劉備結此卷以

口胸前一帶黃毛赤着一
雙脚見了吳用慌忙曰教
授何來吳用答曰小生今
在一個大財主家做門館
他要辦筵席用十數斤重
十四五斤的金色鯉魚特
來相投小二笑曰且和教
授吃三杯乃去吳用叫聲
七奇阮小七出來笑曰教
授多時不曾相見吳用曰
特來相央你們說話敢煩
二位吉寧五哥同來商議
一件好事阮小二與小七

劉備起敘兩家必夾敘劉備蓋既以備為正統
則敘劉處文雖少是正文敘孫曹處文雖多皆
勾文於勾文之中帶出正文如草中之蛇於彼
見頭於此見尾又如空中之龍於彼見鱗於此
見爪記事之妙無過於此今人讀三國志而猶
欲別讀稗官則是未嘗讀三國志也
却說張飛拔劍要自刎玄德向前抱住奪劍擲地曰
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衛風云綠兮衣兮
每衣黃與從來衣
服比衣服破尚可縫手足斷安可續但問人有繼妻
不問有繼兄繼
弟吾三人桃園結義不求同生但愿同死今雖失了
城池家小安忍敘兄弟中道而亡沉城池本非吾有
識時運識時運家眷雖被陷呂布必不謀害倘可設計救之

同吳用下船擇至湖泊裡賢第一時之誤何至遠欲捐生耶今之因妯娌不睦而致兄弟不睦者

不多時到一個高阜處上多矣同胞且然何況異姓說罷大哭閉張俱感泣

岸只見七八間草房阮小二說袁術知呂布襲了徐州星夜差人至呂布處許

以糧五萬斛馬五百疋金銀一萬兩綵緞一千疋使

來攻劉備袁術前既不納呂布今又交過呂布反覆可笑布喜令高順領兵

五萬襲玄德之後前曾為其所挫今又為其所玄德

聞得此信乘陰雨徹兵棄盱眙而走思欲東取廣陵

比及高順軍來玄德已去高順與紀靈相見就索所

許之物靈曰公且回軍容某見王公計之高順乃別

紀靈回軍見呂布且述紀靈語布正在遲疑忽有袁

術書至書意云高順雖來而劉備未除且待捉了劉

備那時方以所許之物相送前之所許竟似布怒罵

用四日五郎得來麼小五

商於六百里

日教授兩年不曾相見今袁術失信欲起兵伐之陳宮曰不可術據壽春兵

日我與教授同去水閣上糧廣不可輕敵不如請玄德還屯小沛使為我羽翼

吃幾盃卽坐下船來兩隻他曰今玄德為先鋒那時先取袁術後取袁紹可縱

船撐到水亭下上岸入到橫天下矣布聽其言令人賞書迎玄德回忽欲攻之

水閣內四個坐定叫酒保反覆無却說玄德引兵東取廣陵被袁術劫寨折兵

把一桶酒來酒保擺了酒常可笑六半回來正遇呂布之使呈上書劄玄德大喜關張

四個飲至半酣小五曰教曰呂布乃無義之人不可信也玄德曰彼既以好情

授到此貴幹阮小二曰教授我奈何疑之遂來到徐州此在他人決不肯布恐

授如今在財主家做門館玄德疑惑先令人送還家眷甘糜一夫人見玄德具

送物未嘗有缺玄德謂關張曰我知呂布必不害我

們阮小五曰往常時要三說呂布令兵把定宅門禁諸人不得入又常使侍妾

四十觔的也有如今便要家眷也乃入城謝呂布張飛恨呂布不肯隨往先奉



十勛的也難得阮小七目
 教接遠來我們也要尋十
 敵四五六勛的相送吳
 用曰小生隨等價錢與用
 尋思這酒店難說話今夜
 去他家投宿却好商量阮
 小二曰請教授權在我家
 暫留一宵明日早再計較
 還了酒錢四人上船送校
 阮小二家來坐定阮小七
 叫兩嫂安排酒食吳用曰
 這大去處怎麼沒有大魚
 阮小二曰這等大魚除是

二嫂往小沛去了玄德入見呂布拜謝呂布曰吾非
 欲奪城因令弟張飛在此恃酒殺人恐有失事故來
 守之耳謝玄德曰備欲讓兄矣布有假意仍讓玄德
 玄德力辭還屯小沛住劉本是呂布寄寓於劉備今
 與各反為主反弄成劉備寄寓於呂布
 主反為客 關張心中不忿玄德曰屈身守分以待
 天時不可與命爭也能屈然後能伸確是至言呂布令人送糧米
 段疋自此兩家和好不在話下却說袁術大宴將士
 於壽春人報孫策征廬江太守陸康得勝而回術與
 策至策拜於堂下問勞已畢便令侍坐飲宴此處接
 忽寫他在袁術堂下趨跪拜坐令人不原孫策
 解其故直至下文方與說明筆法妙甚原來孫策自
 艾喪之後退居江南禮賢下士後因陶謙與策母舅
 丹陽太守吳景不和策乃移母并家屬居於曲阿自



梁山泊裡便有我這石碣
 湖中狹小存不得大魚吳
 用曰這裡與梁山泊一派
 相通之水如何不去那裡
 取阮小二曰如今泊子裡
 有夥強人占了不容打魚
 為頭的喚做白衣秀士王
 倫第二個喚做摸着天杜
 廷第三個叫做雲裡金剛
 宋萬有一個旱地拔柴貴
 見在道口開店專一探聽
 事情如今新添一個是東
 京禁軍教頭豹子頭林中

已却投袁術術甚惡之常嘆曰使術有子如孫即死
 復何恨因使為懷義校尉引兵攻涇縣大帥祖郎得
 勝術見策勇復使攻陸康今又得勝而回補敘
 筵散策歸營寒覓術席間相待之禮甚傲袁術與孫
 待策之傲自以為父執且不知英雄固不論年策雖少猶虎也術雖白不過一老牛而已
 鬱悶乃步月於中庭因思父孫堅如此英雄我今淪
 落至此不覺放聲大哭昔孫堅在洛陽時曾於月下
 月下放聲一為國事傷情一為家聲發憤我
 有一片心訴與天邊月月之感人甚矣哉忽見一
 人自外而八大笑曰伯符何故如此尊父在日多曾
 用我君今有不決之事何不問我乃自哭耶策視之
 乃丹陽故障人姓朱名治字君理孫堅舊從事官也
 策收淚而延之坐曰策所哭者恨不能繼父之志耳

十分武藝如今把住汨子哭得治曰君何不告袁公路借兵往江東假名救吳英雄絕了我們衣食吳用曰官環實圖大業而乃久困於人之下乎正商議間一人司如何不提他小五曰捕忽八曰公等所謀吾已知之吾手下有精壯百人暫盜官那個敢去他那里撞助伯符一馬之力策視其人乃袁術謀士汝南細陽太歲吳用曰他們到快活人姓名範字子衡袁術謀士為他人相術之無成可知矣策大喜延小二曰他們論秤分金銀坐共議巨範曰只恐袁公路不肯借兵策曰吾有亡艾留下傳國玉璽乃翁設善抵賴以為質富以無用異樣穿錦繡我們弟兄空有用之兵範曰公路欲得此久矣袁術平日妄想却有本事怎學得他吳用曰大有算計範曰公路欲得此久矣袁術平日妄想却這樣人倘被官司拿去也妙以此相質必肯發兵三人計議已定次日策入見是自做苦吃小二曰如今袁術哭拜曰父讐不能報今母舅吳環又為揚州刺官司沒分曉犯了迷天大史劉繇所逼策老母家小皆在曲阿必將被害先說罪的都沒事但有人肯帶策實重在策取借雄兵數千渡江救難省親恐明公救毋難

火裡去吳用暗地想曰這不信有亡父遺下王璽權為質當術聞有王璽取而

三個都有意了我且慢慢視之大喜曰吾非要你王璽今且權留在此為後文

誘他再聽他出言如何有本我借兵三千馬五百疋與你平定之後可速回來

詩為証

只為奸邪屈後才

從教惡曜下凡來

試看小阮三兄弟

同劫生辰不義財

吳用曰你們怨着打魚不

得却要去撻壽且不好也

阮小二曰先生不知我們

兄弟幾次要去入夥聽得

王倫那斯心地窄狹若得

長瑜雨月瑜以兄事策瑜叔周尚為丹陽太守今往省親亦且同志到此與策相遇策見瑜大喜訴以衷

至歷陽見一軍到當先一人姿質風流儀容秀麗見了孫策下馬便拜策視其人乃廬江舒城人姓周名

瑜字公瑾孫策是小霸王此原來孫堅討董卓之時移家舒城瑜與孫策同年交情甚密因結為昆仲策

兼得一箇大官領兵便行策拜謝遂引軍馬

帶領宋治呂範舊將程普黃蓋韓當等擇日起兵行

似教授這般情分我們多時去了吳用曰量小生何足道哉此間鄆州城東溪村晁保正你們曾認得他否阮小五曰莫不是叫做托塔天王晁蓋麼吳用曰正是此人小七日雖然與我們只隔百里路緣分淺泊不曾相會吳用曰仗義好漢如何不與他相見我對你實說我如今在晁保正庄上住如今打聽得有

情瑜曰某願施大馬之力共圖大業策喜曰吾得公瑾大事請矣便令與朱治呂範等相見瑜謂策曰吾兄欲濟大事亦知江東有二張乎一人薦出二人能成大事者必能得土能助人成大策曰何為二張瑜曰一人乃彭城事者必能薦賢張昭字子布一人乃廣陵張紘字子綱二人皆有經天緯地之才因避亂隱居於此吾兄何不聘之策喜即便令人賞禮往聘俱辭不至有身分若呼之即至者周瑜亦不薦之矣策乃親到其家與語大悅力聘之三人許允策遂拜張昭為長史兼撫軍中郎將張紘為參謀正議校尉面議攻擊劉繇却說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亦是漢室宗親大尉劉寵之姪死州刺史劉岱之弟嘗為揚州刺史屯於壽春被袁術趕過江東故來曲阿

商議向去如何小五日却使不得他們是仗義疎財好漢我們却去害他道路被江湖上好漢笑話吳用曰我只道你們弟兄心不堅原來真箇好義我對你說這件事非同小可的勾當自今朝廷蔡太師是六月十五日生辰他的女婿是托京大明府梁中書即日解解十萬貫金珠寶貝慶賀生辰來請你們去商議取此不義之財大家圖

敘明劉當下聞孫策兵至急聚眾將商議部將張英孫來歷當領一軍屯於牛渚縱有百萬之兵亦不能近言未舉帳下一人高呼曰某願為前部先鋒眾視之乃東萊黃縣人太史慈也慈自解了北海之圍後便來見劉繇繇留於帳下補敘當日聽得孫策來到願為前部先鋒繇曰你年尚輕未可為大將袁術以年輕以年輕太史慈術與繇是一流人只在吾左右聽命太史慈不喜而退張英領兵至牛渚積糧十萬於邸閣孫策引兵到張英出迎兩軍會於牛渚灘上孫策出馬張英大罵黃蓋便出與張英戰不數合忽然張英軍中大亂報說寨中有人放火此放火者果何人耶事成意外之文張英急回軍孫策引軍前來乘勢掩殺張英棄了牛渚望深

一世真真教小生只做買
魚為名與你們三位計較
成此一事何如小七跳起
來曰一世指望今日還原
了幾時去吳用曰明日五
更一齊同去三人大喜有
詩為証

壯志淹留未得伸
今逢學究啟其心
大家齊上梁山泊
邀取生辰寶共金
次日三弟兄跟吳用投東
溪村來晁天王請入庄裡

後堂坐定吳用把前話說
了晁蓋大喜便教庄客宰
猪殺羊安排紙就後堂
擺下猪羊香桌燒紙祭天
個個說誓曰梁中書在此
京害民騙人財物與蔡太
師度全辰我等欲取不義
之財六人中但有私意天
誅地滅神明鑒察六人誓
畢正在後堂飲酒只見庄
客報說門首有個先生要
見庄主化齋糧晁蓋曰你
可與他三五升米便了庄

山而逃原來那寨後放火的乃是兩員健將一人乃
九江壽春人姓蔣名欽字公奕一人乃九江下蔡人
姓周名泰字幼乎二人皆遭世亂聚人在洋子江中
劫掠為生久聞孫策為江東豪傑能招賢納士故特
引其黨三百餘人前來相投二人不待相投而後立
功乃先立功而後相投
策大喜用為車前校尉收得牛渚邸閣糧食軍
器并降卒四千餘人遂進兵神亭却說張英敗回見
劉繇怒欲斬之謀士笮融薛禮勸免使屯兵寒陵
城拒敵劉繇自領兵於神亭嶺南下營孫策於嶺北
下營策問土人曰近山有漢光武廟否土人曰有廟
在嶺上光武廟宜在洛陽奈何神亭嶺亦有之意者
洛陽太廟焚毀而劉繇自以為宗室乃立廟
於此策曰吾夜夢光武名丞相見官符祈之孫策後
耶

神仙此日獨
信夢兆何也長史張昭曰不可嶺南乃劉繇寨倘有
伏兵奈何策曰神人祐我吾何懼焉遂披挂綽鎗上
馬引程普黃蓋韓當蔣欽周泰等共十二騎出寨上
嶺到廟焚香下馬參拜已畢策向前跪祝曰若孫策
能於江東立業復興故父之基即當重修廟宇四時
祭祀鄉自欲興孫家基業與劉家何與且正與劉家
祭祀宗親作對向反向漢室祖先致祝也。小霸王
欲求神力助攻劉氏當求項羽廟而祝之祝畢出廟上馬回顧眾將曰吾
欲過嶺探看劉繇寨柵諸將皆以為不可策不從遂
同上道南望村林早有伏路小軍飛報劉繇曰此
必是孫策誘敵之計不可追之太史慈踴躍曰此時
不提孫策更待何時遂不候劉繇將令竟自披挂上
馬綽鎗出營大叫曰有膽氣者都跟我來諸將不動

客曰小人將與他不要
 只要面見保正見蓋只得
 出來見那先生身長八尺
 道貌堂堂便問曰先生來
 尋保正有何見諭那先生
 曰求尋保正有句說說
 蓋曰你會認得保正否那
 先生曰只問其名不曾見
 面見蓋曰小子便是請入
 生內說話遂同入生吳用
 見那先生入來自和劉唐
 一阮一處縣過見蓋請那
 先生後堂吃茶已罷見他

惟有一小將曰太史慈真猛將也吾可助之拍馬同
此小將惜不傳其名可眾將皆笑燕雀笑那說孫
行竟稱之為小太史慈策看了半晌方始回馬足見孫正行過嶺只聽得嶺
 上叫孫策休走策回頭視之見兩匹馬飛下嶺來策
 將十三騎一齊擺開策橫鎗立馬於嶺下待之儒雅
 太史慈高叫曰那箇是孫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
 便是東萊太史慈也特來捉孫策策笑曰只我便是
 從容你兩箇一齊來併我一箇我不惧你我若怕你
 之極孫策獨戰太史慈此項慈曰你便眾人
 非孫伯符也羽所謂獨身挑戰者也都來我亦不怕縱馬橫鎗直取孫策策挺鎗來迎兩
 馬相交戰五十合不分勝敗程普等暗暗稱奇在勾
 帳中寫慈見孫策鎗法無半點兒滲漏乃伴輪詐
 筆妙

不說真情便問其姓名那
 先生答曰為道覆姓公孫
 名勝道號一清先生乃蘇
 州人氏自幼家中好弄鎗
 棒學成武藝人俱呼為公
 孫大郎為因學得一家道
 術亦能呼風喚雨駕霧騰
 雲江湖上都稱貧道為人
 雲龍久聞保正大名無緣
 拜識今日將十萬貫金珠
 寶貝送與保正作進見之
 禮未知義士肯受否見蓋
 曰先生所說莫非北京生

收引孫策趕來慈却不由舊路上嶺竟轉過山背後
 策趕到大喝曰走的不算好漢慈心中自忖這斷有
 十二從人我只一箇便活捉了他也喚眾人奪去不
 捉不得孫策只恐捉了被人奪去可謂目無孫策矣再引一程教這所沒處
 方好下手於是且戰且走策那裏肯捨一直趕到平
 川之地慈兜回馬再戰又五十合策一鎗搠去慈
 閃過挾住鎗慈也一鎗搠去策亦閃過挾住鎗兩箇
 用力只一拖都滾下馬來殺得馬不知走的那里去
 不惟從人失散且復喪其馬兩箇棄了鎗揪住厮打打成相識單
 袒扯得粉碎策手快掣了太史慈背上的短戟慈亦
 掣了策頭上的兜鍪策把戟來刺慈慈把兜鍪遮架
 策即以慈之戟刺慈慈亦即以策之盔忽然喊聲後
 策策同是以敵治敵同是以我困我



辰摘麼那先生大驚曰保起乃劉繇接應軍到來約有千餘策正慌急程普等
正何以知之晁蓋曰小子十二騎亦衝到策與繇方纔放手繇於軍中討了一
相猜未知是否公孫勝曰此一套富貴唾手可得正
說間只見一人走入來
胸揪住公孫勝曰你們商
議幹這等勾當唬得那公
孫勝面如土色畢竟揪住
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楊志押送金銀擔
吳用智取生辰槓
晁星起義在山東
混戰透迤殺到神亭嶺下喊聲起處周瑜領軍來到
頗有此軍接應不然孫策亦輕身
陷敵矣獨不記乃尊山故事耶劉繇自引大軍殺
下嶺來時近黃昏風雨暴至兩下各自收軍
二人將直殺
至天明矣次曰孫策引軍到劉繇營前劉繇引軍
出迎兩陣圓處孫策把鎗挑太史慈的小戟於陣前
令軍士大叫曰太史慈若不是走的快已被刺死了
太史慈亦將孫策兜盔挑於陣前
孫堅赤積今日
亭嶺下挑孫策兜
蓋可稱落姓世家也令軍士大叫曰孫策頭已在此



殺驍縱橫水滸中
可是七星成聚會
却於四海顯英雄
人似虎 馬如龍
黃泥岡上巧施功
滿馱金寶歸山寨
腦殺中書老相公
却說當時揪住公孫勝的
是吳用晁蓋笑曰先生休
慌且請相見英用曰久聞
人說人雲龍公孫勝一清
大名不期今日此處得會
晁蓋曰這位先生便是智
路長驅大進劉繇軍兵大敗眾皆四紛五落太史慈
兩軍納喊這邊誇勝那邊道強太史慈出馬要與孫
策決箇勝負策遂欲出程普曰不須主公勞力某自
擒之程普出到陣前太史慈曰你非我之敵手只教
孫策出馬來程普大怒挺鎗直取太史慈兩馬相交
戰到三十合劉繇急鳴金收軍太史慈曰我正捉
拿賊將何故收軍劉繇曰人報周瑜領軍襲取曲阿
有廬江松滋人陳武字子烈接應周瑜人去
此段事
孫口中敘
出甚省筆
禮答融軍馬急來接應太史慈跟着劉繇退軍孫策
不起收住人馬長史張昭曰彼軍被周瑜襲取曲阿
無戀戰之心今夜正好劫營孫策然之當夜分軍五

多星吳學究公孫勝口問獨力難當引十數騎連夜投涇縣去了却說孫策又
 名久矣晁蓋教劉唐三阮來相見了眾人曰今日此一會應非偶然須請保正
 哥哥上坐晁蓋曰小弟怎敢占上座用曰依小生說
 保正請上為個主宰晁蓋只得坐了第一位次後吳
 用公孫勝劉唐三阮弟兄依次而坐重整杯盤眾人
 飲酒吳用曰保正夢見社斗七星墜在屋脊上今日
 七人聚義豈不應上天垂見樊能馬到乃大喝一聲聲如巨雷樊能驚駭倒翻
 策後心策陣上軍士大叫背後有人暗算策回頭忽
 回陣孫將樊能見捉了千糜挺鎗來趕那鎗剛搦到
 乃部將千糜也與策戰不三合被策生擒過去撥馬
 曰吾今到此你如何不降劉繇背後一人挺鎗出馬
 攻城忽有人報劉繇會合笮融去取牛渚孫策大怒
 自提大軍竟奔牛渚劉繇笮融二人出馬迎敵孫策
 十餘顆只十數騎耳斬首如薛禮閉門不敢出策正
 此之多足見其勇

象此一登當貴鼎子可得身撞下馬來破頭而死策到門旗下將千糜去下已
 歸家便請登程晁蓋曰黃泥岡東十里路地名安樂
 村有個閑漢叫做自日晷白勝也曾來投奔我我曾
 助他銀兩吳用曰北斗上白光想是應在此人他家
 便是我們安身處晁蓋曰先生何計取奪吳用笑曰
 我已安排定了却是如此如此晁蓋大喜曰阮家三
 兄弟且請回歸期來小生聚會便取白銀二十兩
 馬高聲大叫孫郎在比孫策不死無眾軍皆驚盡棄
 英陳橫殺出城來追之忽然伏兵四起孫策首先出
 起薛禮聽知孫策已死連夜起城內之軍與驍將張
 死一真一假一死一生令人不測軍中舉哀按寨齊
 營拔箭以金瘡藥傳之策令軍中詐稱主將中箭身
 還兵復攻秣陵親到城壕邊招諭薛禮投降城上暗
 放一冷箭正中孫策左腿翻身落馬眾將急救起還
 除劉繇與笮融走豫章投劉表去了又走到孫策
 策為小霸王江中夾註一筆妙。霸王無面見江東今小霸王復霸江東或即項羽後身亦未可知當曰劉繇兵大敗入馬大半降策策斬首級萬
 策誓人處孫策

與三阮曰這禮權表薄意鎗刀拜於地下策令休殺一人張英撥馬回走被陳
三阮推辭不受吳用曰朋武一鎗刺死陳橫被蔣欽一箭射死薛禮死於亂軍
友之情不可推阻三阮方之中策入秣陵安輯居民移兵至涇縣來捉太史慈
纔受了相別自回石碣村却說太史慈招得精壯二千餘人并所部兵正要來
去晁蓋留住吳用公孫勝
劉唐在庄上議事不題却
說梁中書收買十萬貫慶
賀生辰禮物完備梁中書
喚楊志上廳分付曰我差
你押送生辰攢上京回來
我重用你楊志曰恩相差
遣幾時起身梁中書曰三
日內便要起程楊志曰怎
至三十里却不趕了太史慈走了五十里人困馬乏

生裝束擗去梁以書目着蘆葦之中喊聲忽起慈急待走兩下里絆馬蹇齊來
落十輛太平車子撥十個衙馬絆翻了生擒太史慈解投大寨策知解到太史
慈親自出營叱散士卒自釋其縛將自己錦袍衣之
一面上寫着憂太師生辰
擗楊志曰如此去不得乞
鈞旨別差英雄去中書曰
我擗舉你受道勅命回來
如何不去楊志曰聽得上
年生辰擗途中被劫此去
東京早路經過皆是紫金
山二龍山桃花山金蓋山
黃泥岡日沙場野雲度赤
松林這幾次都是強人出
策所願也今與公約明日日中望公來還慈應諾而
去諸將曰太史慈此去必不來策曰子義乃信義



沒若聽知是金寶急不來之士必不肯我眾皆不信次日立竿於營門以候日
劫奪以此去不得依小人影恰將曰中太史慈引一千餘眾到寨孫策大喜眾
說不要車子祀禮物裝作皆服策之知人有孫策之信太史慈乃有孫權於是
十餘擔選十個壯軍粧作之信諸葛瑾弟正學其兄也脚夫小人打扮做客人情
悄的連夜送上東京梁中書曰你說的是我寫書呈
太師保你受道救命回來便教楊志一面打整便擇
選了軍人楊志與白明早就委領狀梁中書曰夫人
也有一擔禮物賀送與府中怕你不知路頭教你公
策軍到並不許一人攔掠雞犬不驚人民皆悅齊年
酒到寨勞軍策以金帛答之懽聲遍野項羽好殺每
霸王絕勝其劉繇舊軍願從軍者聽從不願為軍者
老霸王矣勇而能仁尤為難得給賞歸農江南之民無不仰頌
由是兵勢大盛策乃迎叔叔諸弟俱歸前阿使弟孫
權與周泰守宣城孫權此處策領兵南取吳郡時有
嚴白虎自稱東吳德王據吳郡遺部將守住烏城

謝都言非兩個虞侯和你同去楊志曰這十擔禮物
都在小人身上要行便行要歇便歇若教都管虞侯
和小人同去他是太師府上奶公倘或路上與小人
不和爭執之時又去不得梁中書曰我教他二人
依你管便了楊志曰如此便去梁中書大喜即喚都
管并虞侯出來分付曰楊志立了領狀監押生辰槓
赴京這十擔都在他身上與當日白虎聞策兵至令弟嚴興出兵會於楓橋
既得陳武又得大史慈與橫刀立馬於橋上有人報
已有一虎何快此一虎與橫刀立馬於橋上有人報
入中軍策便欲出一將之勇有餘張紘諫曰夫主將
乃三軍之所繫命不宜輕敵小寇願將軍自重策謝
曰先生之言如金石但恐不親冒矢石則將士不用
命耳隨遣韓當出馬比及韓當到橋上時蔣欽陳武
早駕小舟從河岸邊殺過橋裏亂箭射倒岸上軍二
人飛身上岸砍殺嚴興退走韓當引軍直殺到閭門
下賊退入城裏去了策分兵水陸並進圍住吳城一
困二日無人出戰策引眾軍到閭門外招諭城上一
員神將左手托定護綵右手指着城下大罵太史慈
就馬上拈弓取箭顧軍將曰看我射中這厮左手說

你三人和他去路上早行聲未絕弓絃響處果然射箇正中把那將的左手射
 晚住都要聽他言語早去透反牢釘在護梁上此將但會罵人却城下城上人
 早回老都督應允了次日把擔杖都擡在廳前共十此清眾人救了這入下城曰虎大驚曰彼軍有如此
 一擔十二個壯丁軍人做脚夫楊志戴了毡笠提把
 撲刀帶一束藤條拜辭了梁中書押擔出城望東京
 去此時五月天氣酷熱難行楊志自離了北京五七
 日五更早起涼時便行日中熱時便歇五七日後人
 烟漸少一站站都是山路

取鳥城數州皆平白虎奔餘杭於路劫掠人過孫家
 龍過載家兵真如過日虎被主人凌操領鄉人殺敗望會稽而走

楊志却要辰時起身申時便歇那十一個箱籠軍擔
 子又重天氣熱了望不得到林子下便去歇息楊志
 拿了藤條便去打那軍士們兩個虞侯也行不得子
 楊志曰你兩個也不曉事這路上不是耍的虞侯曰
 其實天熱前日却趁涼早行如今怎的正熱了要
 楊志曰前日行的都是好地面如今正是鬼魅去處
 若不早上趕過去誰敢半

凌操父子二人來接孫策策使為從征校尉遂同引
 兵渡江嚴白虎聚寇分布於西津渡口程普與戰復
 大敗之連夜趕到會稽會稽太守王朗欲引兵救白
 虎忽一人出曰不可孫策用仁義之師白虎乃暴虐
 之眾還宜擒白虎以獻孫策此語朗視之乃會稽餘
 姚人姓虞名翻字仲翔見為郡吏朗怒叱之翻長嘆
 而出朗遂引兵會合白虎同陳兵於山陰之野兩陣
 對圓孫策出馬謂王朗曰吾與仁義之兵來安浙江
 汝何故助賊朗罵曰汝貪心不足既得吳郡而又強
 併吾界今日特與嚴氏報讐王朗亦一時名士孫策
 大怒正待交戰太史慈早出王朗拍馬舞刀與慈戰
 不數合朗將周昕殺出助戰孫策陣中黃蓋飛馬接

夜走便拿藤條自去趕那挑夫當日行到申牌時分投店歇下那挑箱禁軍都對老都管曰這般炎熱天氣又挑重箱只管藤條打來都是皮肉眾軍怨恨過了一夜次日天色未明眾人挑起擔起早涼要行揚志喝曰你們那里去眾軍曰趨早涼不走等日熱時來打我們揚志大怒拿起藤條要打眾軍眾氣只得又去睡了一當日直到辰時

往周昕交鋒兩下鼓聲大震互相鏖戰忽王朗陣後先亂一彪軍從背後抄來來得王朗大驚急回馬來迎原來是周瑜與程普引軍刺斜殺來孫朗每虧周朗之助居多前後夾攻王朗寡不敵眾與白虎周昕殺條血路走入城中拽起吊橋堅閉城門孫策大軍乘勢趕到城下分布眾軍四門攻打王朗在城中見孫策攻城甚急欲再出兵決一死戰巖白虎曰孫策兵勢甚大足下只宜深溝高壘堅壁勿出不消一月彼軍糧盡自然退走那時乘虛掩之可不戰而破也王朗依其議乃固守會稽城而不出幾如勾踐之甲孫策一連攻了數日不能成功乃與眾將計議孫靜曰王朗負固守城難可卒拔會稽錢糧大半屯於查瀆其地

候上路起行不許投涼處歇那眾軍忿然而行兩個虞侯在老都管面上撒酸也不著意心內自惱行了十四五日正是六月初四未及晌午天氣大熱古人有八句詩曰

祝融南來鞭火龍
火颺烟焰燒天紅
日輪當午疑不去
萬國如在火爐中
五岳翠乾雲彩滅
陽神海底愁波竭

離此數十里莫若以兵先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孫權有叔孫堅有弟策大喜曰叔父妙用足破賊人矣即下令於各門燃火虛張旗號設為疑兵連夜徹圍南去周瑜進曰王公大兵一起王朗必出城來趕可用奇兵勝之策曰吾今準備下了取城只在今夜遂令軍馬起行名取查瀆其意當在會稽却說王朗聞報孫策軍馬退去自引眾入來敵樓上觀望見城下烟火併起旌旗不雜心下持疑周昕曰孫策走矣特設此計以疑我耳可出兵襲之巖白虎曰孫策此去莫非要去查瀆我引部兵與周將軍追之朗曰查瀆是我屯糧之所正須提防汝引兵先行吾隨後接應白虎與周昕領五千兵出城追趕將近初更離城

應白虎與周昕領五千兵出城追趕將近初更離城

何處一夕天風起

為我掃除天下熱

眾軍嘆曰這炎熱天氣怎的行得揚志曰快走過岡子去又做區處當待一行入奔上岡子來放下擔仗都掛在松樹地下睡了揚志叫曰苦也這所在是甚麼去處你們在這里睡着還不肯起來走路眾軍曰你便打死我們也去不得揚志便拿起藤條打得這一個起來那個又睡倒老都

二十餘里忽密林裏一聲鼓響火把齊明曰虎大驚便勒馬回走一將當先攔任火光中視之乃孫策也周昕舞刀來迎被策一鎗刺死餘眾皆降白虎殺條血路望餘杭而走王朗聽知前軍已敗不敢入城引部下奔逃海隅去了孫策復回大軍乘勢取了城池安定人民不隔一日只見一人將着級曰虎首級來孫策軍前投獻策視其人身長八尺面方口潤問其姓名乃會稽餘姚人姓董名襲字元代此人亦先立名與前文策喜命為別部司馬自是東路皆平令叔一様筆法孫靜守之令朱治為吳郡太守收軍回江東却說孫權與周泰守宣城忽山賊竊發四面投至時值更深不及抵敵泰抱權上馬用力來砍泰赤體步行提刀

管見了勸白提轄端的是

殺賊砍殺十餘人隨後一賊躍馬挺鎗直取周泰被

勢走不得了休要打他楊

泰扯住鎗拖下馬來奪了鎗馬殺條血路救出孫策

志曰都管你不知道這里正

餘賊遠遁周泰身被十二鎗將安得不與金鎗發

是強人出沒去處地名叫

張命在須臾策聞之大驚帳下董襲曰某曾與海寇

做黃泥岡誰敢在這里睡

相持身遭數鎗得會稽一箇賢都交虞翻罵一醫者

虞侯曰我見你說幾遍了

半月而愈因驚醫遂非薦一萬策曰虞翻莫非虞仲

驚嚇我們且坐一坐你自

翔乎襲曰然策曰此賢士也我當用之急於求醫

去赴他眾人先走揚志拿

乃令張昭與董襲同往聘請虞翻至策優禮相待

起藤條喝曰一個不走的

拜為功曹因言及求醫之意其醫士而後問醫是為

便打一箇眾人起來白提

其請醫翻曰此人乃沛國譙郡人姓華名陀字元化

轄我們扯着百筋擔子不

生也其醫士而後問醫是為真當世之神醫也當引之來見不一日引至策見其

比你空手行的便是相公

人童顏鶴髮飄然有出世之姿此處出現乃待為上

自來監押也容我們分訴

虞翻新書

虞翻新書

虞翻新書

虞翻新書

你好不知疼癢楊志拿將賓請視周泰瘡疤曰此易事耳投之以藥一月而愈
藤條劈而便打老都管喝策大喜厚謝華陀遂進兵殺除山賊江南皆平孫策
曰楊提轄我在大帥府裡分撥將士守把各處隘口一面寫表申奏朝廷一面
時軍官見了向我喏喏連聲我方纔講了我只顧把
他們打楊志却要回言只
見對面松林裡一個人在
那里舒頭探腦楊志曰元
的不是友人來拿了摸刀
趕入松林裡喝曰你這廝
好大膽怎敢來窺我們的
行貨只見松林裡擺着七
輛車子七個人在裡面張
圖取孫策未遲其獻一計使備即日就擒正是

涼一個鬚邊一搭硃砂記

不去江東圖虎豹

却來徐郡閉蛟龍

的手拿摸刀望楊志跟前

不知其計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來那六個人都跳起來楊

第十六回

志喝曰你等莫不是友人

呂奉先射戟轅門

那夥人曰我兄弟七人是

曹孟德敗師涓水

豪州人販些棗子上東京

操欲殺布而備出書以示布術欲攻備而布亦

去從這裡經過聽人說道

射戟以救備相報之道也操因備之不殺布而

這個黃泥岡上有賊人打

使構怨於術術因布之不攻備而遂求婚於布

劫我們有些棗子却要過

相取之誤也以相報之道言之布在玄德度內

這個岡子當不得這執權

以相取之謀論之術亦在孟德算中

在林子里歇一歇我們只

嘗縱觀春秋時事婚姻每為敵國辰嬴在晉而

怕有友人因此使這兄弟

秦嘗伐晉穆姬在秦而晉嘗絕秦況呂布不有

出來探看楊志曰原來也

秦嘗伐晉穆姬在秦而晉嘗絕秦況呂布不有

是客人我見你探頭來看
惟恐是有人那夥人曰客
官請幾個裏子楊志曰不
消便回來與都管曰我只
說是反人原來是販賣子
客人老都管曰依你說來
都是沒命的楊志曰不必
相關只要沒事便好你們
且歇等涼好走眾軍都笑
了楊志也去樹下坐歇只
見一個漢子挑着一擔桶
唱上岡子來歌曰
赤日炎炎似火燒

野田禾稻半枯焦
農夫心內如湯煮
樓上王孫把扇搖
那漢子到桐林裡頭放下
擔桶坐地乘涼眾軍問曰
你桶裡是甚麼東西漢子
答曰是日酒挑去村裡賣
眾軍曰多少錢一桶漢子
曰五貫錢眾軍曰我們買
些吃楊志聽了罵曰你們
不得買酒吃拿了藤條便
打眾軍曰買酒吃也來打
人楊志曰你們眾人不知

其父何有其婿袁術不有其同族之兄何有於
異姓之戚安在疎不問親耶或解之曰天下儘
有於父母則肯之於兒女則擅之者於兄弟則
皆之於外戚則親之者人情顛倒往往如是此
固陳宮之所必欲勸而陳珪之所必欲爭耳
毛遂對楚王曰合縱為楚非為趙呂布恐袁術
取小沛則徐州危其勸和也為己非為備也張
儀勸楚絕齊歡而楚遂為秦所弱陳珪恐袁呂
之交合則不利於劉亦不利於曹其勸絕也亦
為劉為曹而非為布也惟布本不為備故奪馬
求和便不許備而射戟之時曰自為備矜德色
于備一似助備無有如布者豈不惟不為布方

父子同謀以圖布而絕婚之具口口為布諄諄
愛布一似效忠于布無有如珪者三國志有戰
國策之譎而戰國策無三國志之巧真絕世妙
文哉
操之忌備前既欲使呂布圖之後又使袁術攻
之而決不肯自殺之者要推惡人與別人做益
以其為人望所歸而不欲使吾有害賢之名也
此等奸雄奸到絕頂兇父不解讀書至此失聲
嘆曰曹操亦有好處此真為曹操所笑矣
董卓愛婦人曹操亦愛婦人乃卓死于布而操
不死于繡何也曰卓之死為失心腹猛將之心
操之不死為得心腹猛將之助也與亡成敗止

路途上勾當多有好漢被
蒙汗藥麻番了那挑酒漢
子笑曰客官好不曉事早
是不賣與你吃却說出這
等話來正在爭論之間見
松林裡那夥客人走出來
問曰你們因甚麼鬧挑酒
漢子曰我挑酒過岡子去
賣酒在此歇涼他眾人要
問我買酒吃這客官說
我酒裡有甚麼藥那兩個
客人曰既是他們心疑且
賣一桶與我們吃那挑酒

在能用人與否耳豈在好色不好色哉吳王不
用子胥雖無西施亦亡吳王能用子胥雖有西
施何害袁中朗先生作靈驗記曰先齊有好內
之桓公仲父云無害霸蜀宮無傾國之美人劉
禪竟為俘虜此千古風流妙論墓寫典章以死
拒敵淋漓痛快令人讀之凜凜有生氣是篇中
出色處

且說楊大將獻計欲攻劉備袁術曰計將安出大將
曰劉備軍屯小沛雖然易取奈呂布虎踞徐州前次
許他金帛糧馬至今未與恐其助備今當令人送與
糧食以結其心前番是賺今番是現使其按兵不動則劉備可
擒先擒劉備後圖呂布徐州可得也術喜便具粟二

的曰不賣不賣這七個客
人曰我們不曾說你甚麼
賣一桶與我們吃那挑酒
的曰只是被他們說得不
好又沒碗杓那七個客人
曰我們自有椰瓢一個客
人取出兩個椰瓢來一個
捧出米子七個人輪替把
那一桶吃盡了那七個客
人曰正不曾問得多少價
錢那漢子曰五貫足錢一
桶客人曰就依你說五貫
只是饒我們一瓢吃那漢

十萬斛令韓胤齎密書往見呂布先送後請呂布甚喜物便怒得物便喜重待韓胤胤回告袁術術遂遣紀靈為
大將雷薄陳蘭為副將統兵數萬進攻小沛玄德聞
知此信聚眾商議張飛要出戰孫乾曰今小沛糧寡
兵微如何抵敵可修書告急於呂布張飛曰那厮如
何肯來玄德曰乾之言善遂修書與呂
伏自將軍垂念今備於小沛容身實拜雲天之德
今袁術欲報私讎遣紀靈領兵到縣亡在旦夕非
將軍莫能救望驅一旅之師以救倒懸之急不勝
幸甚

呂布看了書與陳宮計議曰前者袁術送糧致書益
欲使我不救玄德也今玄德又來求救吾想玄德屯

人把錢還他一個客人便
 泰山諸將以圖我我不能安枕矣不若救玄德遂帶
 去揭開桶蓋煮了一瓢便
 吃那漢去奪時這客人手
 拿柳瓢望松林裡便走那
 漢趕去這邊一個客人拿
 瓢去桶裡也坵一瓢望林
 裡便走那漢曰這客人好
 不君子對林眾軍見了他
 們吃喉嚨擰起來都看看
 老都督曰代我們說一聲
 買他那桶酒吃潤一潤喉
 都督對揚志曰那販來客

德曰我待彼不薄彼必不害我遂上馬而行去得
 寨中請二人飲宴此非飲宴時豈欲以玄德聞布相
 否酒釋兵權耶奇總請即便欲往關張曰兄長不可去呂布必有與心玄
 德曰我待彼不薄彼必不害我遂上馬而行去得
 有一計使袁劉兩家都不怨我乃發使往紀靈劉備
 人致書于呂布責其無信袁術先曾無信
 今怪呂布不得布笑曰我

人買桶酒吃了沒事胡亂
 張隨往到呂布寨中八見布曰吾今特解公之危且
 不

與他們買些避暑氣楊志
 尋思見那些客人買他酒
 吃了那酒想是好的便曰
 既然都管說了任他們買
 些吃便起身眾軍湊銀來
 買那漢曰不賣了這酒裡
 有蒙汗藥販來客人一齊
 曰不于他眾人事把那漢
 子推開一邊將那一桶酒
 提與眾軍吃眾軍曰客官
 就借柳瓢一用那眾客人
 曰這東子送你們下酒眾
 無有此理布平生不好鬪惟好解鬪吾今為兩家解

張隨往到呂布寨中八見布曰吾今特解公之危且
 不

德未知其意心下不安紀靈下馬入寨却見玄德在
 帳上坐大驚翻身便回向是一驚
 紀靈尤甚左右留之不住呂
 布向前一把扯回如提童稚數萬之眾而以童稚將
 之開張兵雖少不足惧靈曰將軍欲殺紀靈耶此句著
 林之極布曰非也靈曰莫
 非殺大耳兒乎此句又過
 望之極矣布曰亦非也靈曰然則謂
 何布曰玄德與布乃兄弟也今為將軍所困故來救
 之且不明言救
 之之法妙靈曰若此則殺靈也此句更著
 忙得妙布曰

軍謝了先堯兩瓢與都督之絕似今日靈曰請問解之之法未入門先請布曰
 楊志吃楊志不吃都管先吾有一法從天所決且只合吐不乃拉靈人帳與
 吃了一瓢虞侯各吃一瓢德相見兩人不以兵戎相二人各懷疑忌布乃居中
 眾軍將那桶酒即時吃了見而以酒食大奇且教設宴行
 楊志見眾人吃了沒事口酒今大阿哥慣要酒替人和事蓋有所觀觀于兵
 渴也吃了半瓢眾軍把錢酒間也替呂布替玄德和事而不索謝勝今之大阿
 還那漢子挑了空桶下岡哥多酒行數巡布曰你一家看我面上俱各罷矣開
 去了只見這十五個人頭如此玄德無言靈曰吾奉王公之命提十萬之兵專
 重脚輕都軟倒了那七個捉劉備如何罷得張飛大怒拔劍在手叱曰吾雖兵
 推出七輛車兒把車子都少覷汝輩如兒戲耳呂布提之如車推則你比百萬
 丟下將這十一擔金銀寶黃巾何如你敢傷我哥哥有玄德之無語少關公急
 貝都裝在車子上直推下止之曰且看呂將軍如何王意那時各回營寨廝殺
 黃泥岡去了楊志只是叫未遲有張公之發作少不得關公之勸解一做好呂

若軟了身體招扎不得十布曰我請你兩家解開須不致爾斯又是和專這邊
 五個人眼睜睜地看看那紀靈不分那邊張飛口要廝殺通真布大怒殺左右
 七個人都把金銀裝了去取我戟來布提畫戟在手紀靈玄德盡皆失色本是
 原來這七人正是龔蓋吳却故作此布曰我勸你兩家不要廝殺盡在天命令
 用公孫勝劉唐三阮那個驚人之筆左右接過畫戟去轅門外遠遠擗定乃回顧紀靈玄
 挑酒的漢子便是自勝却德曰轅門離中軍一百五十步吾若一箭射中戟小
 怎的用藥原來先上岡時枝你兩家罷矣方說出解如射不中你各自回營要
 兩桶都是好酒七個人先排廝殺有不從吾言者併力拒之魯仲連嘲城一矢
 吃了一桶劉唐揭起桶蓋得一邊不若呂奉先轅門一箭難為了燕將只為
 又兜一瓢故意要他們看却不難為紀靈是兩邊都為紀靈和忒戟在一百
 着只是教人死心搭地次五十步之外安能便中且落得應允待其不中那時
 後吳用取出藥來放在瓢憑我廝殺一箇度其便一口許諾玄德自無不允布
 裡只做趕來饒他酒吃將都教坐再各飲一盃酒讀著至此將城自觀射矣酒
 漢宋奇書

漢宋奇書

瓢去匙時藥已攪在酒內
那白勝奪來噴在桶裡這
個便是計策那計較都是
吳用的這嗚做智取生辰
搶那楊志吃的酒少先醒
了便起來兀自立腳不住
看那十四人時只口角流
涎動身不得且聽下回分
解

第十六回

花和尚單打一龍山
苦面獸雙奪寶珠寺
一龍山勢奪雲烟

畢布教取弓箭來玄德暗祝曰只願他射得中便好
簡其必中只見呂布挽起袍袖搭上箭扯滿
弓叫一聲着正是弓開如秋月行天箭去似流星落
地絕妙一箭正中畫戟小枝帳上帳下將校齊聲喝
采讀者至此後人有詩贊之曰
溫侯神射世間稀 曾向轅門獨解危
落日果然欺后羿 十腕猿直欲勝由基
虎筋弦響弓開處 雕翎翎飛箭到時
豹子尾搖穿畫戟 雄兵十萬脫征衣

當下呂布射中畫戟小枝呵呵大笑其意擲弓于地
執紀靈玄德之手曰此天令你兩家罷兵也應前從
盡在天喝教軍士斟酒來各飲一大觥處玄德
命等語

松檜森森接天

乳虎咆哮真嘯聚

惡神楊志真離錯

人逢此義情偏冷

事到顛危志益堅

肯綮會同青面獸

寶珠雙奪黃周全

那說揚志着那十四人攸

一們拚拚得起指着罵曰

都是你這廝們連累洒家

提了撲刀嘆氣下岡去了

那十四個人直到二更方

起扒將起來只得叫苦老

暗稱慙愧應前紀靈默然半响暗付告布曰將軍

之言不敢不聽奈紀靈回去主人如何肯信布曰吾

自作畫覆之便了一枝箭消激 酒又數巡紀靈求書

先回布謂玄德曰非我則公危矣玄德拜謝與關張

回次日二處軍馬都散不說玄德入小沛呂布歸徐

州却說紀靈回淮南見袁術說呂布轅門射戟解和

之事呈上書信袁術大怒曰呂布受吾許多糧米正

軍糧且不肯發今日送反以此見戲之事偏護劉備

吾當自提重兵親征劉備兼討呂布紀靈曰主公不

可造次呂布勇力過人一把如提童稚之時 兼有徐

州之地若布與備首尾相連不易圖也靈聞布妻嚴

氏有一女年已及笄主公有一子可令人求親於布

都管曰你們不聽楊提轄言語今日送了我也眾人曰老爺休要煩惱這是我們不是了若是楊提轄在這裡我們都說不得如今不知他去向我等回去見相公都推在他身上去只說他和強人做套將金寶劫去老都官自這話說的

是我們等天明先去本處官司自首留下兩個虞候隨衙聽候我等連夜趕回北京報與相公知道

布意遂決厚款韓胤許了親事韓胤回報袁術術即備聘禮仍令韓胤送至徐州呂布受了設席相待留于館驛安歇次日陳宮竟往館驛內拜望韓胤

胤又做媒的講禮畢坐定宮乃叱退左右對胤曰誰獻此計教袁公與奉先聯姻意在取劉玄德之頭乎

胤道破胤失驚起謝曰乞公臺勿洩宮曰吾自不洩只恐其事若遲必被他人識破事將中變

胤曰然則奈何願公教之宮曰吾見奉先使其即日送女就親如何

胤曰一箇方來下聘胤大喜稱謝曰若如此袁公感佩明德不淺矣官遂辭別韓胤人見呂布曰聞公女許嫁袁公路甚善但不知於何日結親布曰尚谷徐議官曰古者自受聘至成婚之期各有定例

文書田上太師得知着落

濟州府捕提這夥強人都

管和眾人來濟州府首告

不題却說楊志提攬刀悶

悶不已望南行了半日到

一個酒店坐下只見一個

婦人問曰客官敢是要打

火麼楊志曰先取兩角酒

來吃借些米做飯一起算

錢還你那婦人叫個後生

來煮酒都把來與楊志吃

了楊志起身便提刀出店

那婦人曰你酒錢飯錢都

不會還走那里去楊志曰天子一年諸侯半年大夫一季庶民一月布曰袁公待我轉來還你那後生赴路天賜國寶映帶王早晚當為帝今從天子例可平來扯住被楊志一拳打齣楊志奔走只見背後一人趕來叫口走那里去楊志回身看時那人拿條棍棒奔將來見那後生又引三個庄客拿棍棒趕來楊志急挺棍刀來開那漢子兩個圍到二十合這漢子怎的敵得過那後面的後生並庄客一齊動手只見那漢跳出圈子外來叫曰

馬香車令宋憲魏續一同韓胤送女前去鼓樂喧天送出城外諺云朝種村晚乘京時陳元龍之父陳養老在家聞鼓樂之聲遂問左右左右告以故珪曰此乃疎不聞親之計也玄德危矣遂扶病來見呂布為呂者左祖陳是也布曰大夫何來珪曰聞將軍死至持來弔喪故作驚人語借與布驚曰何出此言珪曰前者袁公路以金帛送公欲殺劉玄德而公以射戟解之今忽來親其意蓋欲以公女為質且物質人不甚重十隨後就來攻玄德而取小沛小沛亡徐州危矣且彼或來借糧或來借兵公若應之是疲於奔命而又結怨於人若其不允是棄親而啟兵端也言袁術將况聞袁術有稱帝之意是造反也彼若

都不要動手元的使那撲刀的大漢可通個姓名來逃穴躲難受辛艱相逢首且破顏偶遇智深齊協力三人計奪二龍山楊志曰酒家青面獸楊志便是那漢曰真不是東京殿司府楊制使麼楊志曰然這漢子慌忙撒棒便拜曰小人有眼不識泰山楊志扶起問曰足下是誰漢子曰小人乃開封府人氏

那漢跳出圈子外來叫曰馬香車令宋憲魏續一同韓胤送女前去鼓樂喧天送出城外諺云朝種村晚乘京時陳元龍之父陳養老在家聞鼓樂之聲遂問左右左右告以故珪曰此乃疎不聞親之計也玄德危矣遂扶病來見呂布為呂者左祖陳是也布曰大夫何來珪曰聞將軍死至持來弔喪故作驚人語借與布驚曰何出此言珪曰前者袁公路以金帛送公欲殺劉玄德而公以射戟解之今忽來親其意蓋欲以公女為質且物質人不甚重十隨後就來攻玄德而取小沛小沛亡徐州危矣且彼或來借糧或來借兵公若應之是疲於奔命而又結怨於人若其不允是棄親而啟兵端也言袁術將况聞袁術有稱帝之意是造反也彼若

乃八十萬禁軍教頭林冲
的徒弟姓曹名正祖代屠
尸出身人都叫做操刀鬼
曹正因來山東做客折了
本錢回鄉不得在此入營
恰纔那店中婦人是我的
妻子那後生便是妻舅總
見制使手段和師父一般
因此抵敵不住請制使到
家中坐歇楊志同曹正再
川酒店中坐了曹正叫妻
子和妻舅與楊制使相見
曹正問曰制使因甚到此

造反則公乃反賊親屬矣得無為天下所不容乎
下皆將布大驚曰陳宮誤我急命張遼引兵追趕至
三十里之外將女捨歸
高祖刻印銷印正見其有決
張連韓胤都擊回監禁不放歸去
婦非告却令人回
復袁術只說女兒收置未備俟備畢便自送來陳珪
又說呂布使解韓胤赴許都
惡極妙極又布猶豫
未決忽人報玄德任小沛招軍買馬不知何意布曰
此為將者本分事何足為怪正話間宋憲魏續至告
布曰我二人奉明公之命往山東買馬買得好馬三
百餘匹回至沛縣界首被強寇劫去一半打聽得是
劉備之弟張飛詐收山賊搶劫馬匹去了
此是醒時
馬的呂布聽了大怒隨即點兵往小沛來聞張飛玄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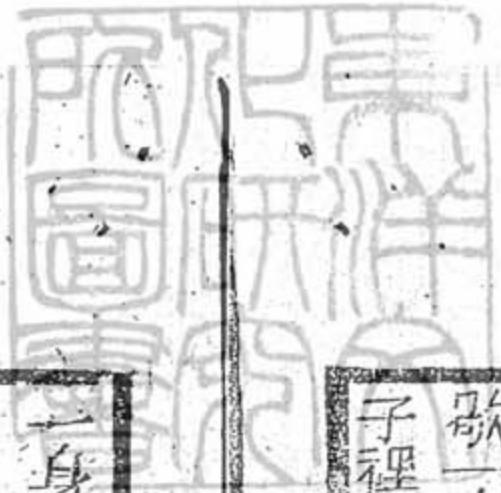
揚志抱矢陷花石磯及矢
陷了梁中書生長擯說了
一遍曹正曰既如此且在
小人家住幾日楊志曰只
怕官司追捕汨來不敢久
住曹正曰制便要投那裡
去楊志曰去投梁山泊尊
你師父俺先年在梁山泊
經過他與我交手王倫見
俺兩個本事一般因此都
留山寨相會那時酒家不
肯落草如今欲去投他進

聞知大驚慌忙領軍出迎兩陣圓處玄德出馬曰兄
長何故領兵到此布指罵曰我帳門射戟救你大難
你何故奪我馬匹玄德曰備因缺馬令人四下收買
安敢奪兒馬匹布曰你便使張飛奪了我好馬一百
五十四匹尙自抵賴張飛挺鎗出馬曰是我奪了你好
馬你今待怎麼
快久布罵曰環眼賊你累次眇視我
飛曰我奪你馬你使惱你奪我哥哥的徐州便不說
妙妙其言又布挺鎗出馬來戰張飛亦挺鎗來
快直又公下迎兩箇酣戰一百餘合未見勝負玄德恐有疎失急
鳴金收軍入城呂布分軍四面圍定玄德喚張飛責
之曰都是你奪他馬匹惹起事端如今馬匹在何處
飛曰都寄在各寺院內玄德隨令人出城至呂布營



正曰小人此間青州地面中說情願送還馬匹兩相罷兵布欲從之陳宮曰今
有座二龍山山上有座寶不殺劉備久後必為所害伏自門布聽之不從所
請攻城愈急玄德與糜竺孫乾商議孫乾曰曹操所
恨者呂布也不若棄城走許都投奔曹操借軍破布
此為上策玄德曰誰可當先破圍而出飛曰小弟情
願死戰玄德令飛在前雲長在後自居於中保護老
小當夜三更班着月明出北門而走正遇朱靈魏續
被翼德一陣殺退得出重圍後面張遼趕來關公敵
住呂布見玄德去了也不來趕隨即入城安民令高
順守小沛自己仍回徐州去了玄德既失徐州又六
翼然曹諷却說玄德前奔許都到城外下寨先使孫
乾來見曹操言被呂布追逼特來相投操曰玄德助

一身花綉坐在那石上那和尚見了楊志就拿起禪
杖大喝曰那里來的楊志答曰你是那里僧人那和
尚也不回話輪起禪杖關到五十合不分勝敗那和
尚喝曰書面漢子你是甚麼人楊志曰酒家是東京
楊制使楊志是也那和尚曰莫不是東京賣刀殺死
牛二的楊志曰你不見我臉土金印那和尚笑曰却
在這裡相會楊志曰師兄操大喜曰君言正合吾心次日即表薦劉備領豫州



却是誰和向曰酒家是延牧程昱諫曰劉備終不為人之下不如早圖之操曰
安府老相細公經畧帳前
魯提轄因打死鄭屠却去
五臺山為僧人見酒家背
有花紋都叫做花和尚楊
志笑曰都是自家鄉里俗
聞師兄在大相國寺如今
信們在這里魯智深把香
菜園救林冲事說了後來
高大尉知道差人捉拿酒
家被俺一把火燒了廝宇
逃奔在江湖上來到孟州
十字坡險些見被個開店

婦人將蒙汗藥把酒家麻
昏了得他丈夫回來的早
見了酒家這般模樣連忙
把解藥救醒就問酒家的
名字便結義做了兄弟他
夫婦亦是江湖上好漢叫
做菜园子張清留我住了
數日打聽得這二龍山寶
珠寺可以安身運來飛奔
入夥耐耐鄧龍不肯安着
酒家又敵俺不過只把三
重門閉住又沒路上去氣
得酒家好苦來這林子裡

方今正用英雄之時不可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此
郭奉孝與吾有同見也非不欲殺備但欲使呂布
殺之袁術殺之必不欲自後
之也好甚遂不聽昱言以兵三千糧萬斛送與玄德等
往豫州到任進兵屯小沛招集原散之兵攻呂布玄
德至豫州令人約會曹操操正欲起兵自往征呂布
忽流星馬報說張濟自關中引兵攻南陽為流矢所
中而死濟姪張繡統其眾用曹詢為謀士結連劉表
屯兵宛城欲與兵犯關奇策盡起操大怒欲與
兵討之又恐呂布來侵許都乃問計于荀彧或曰此
易事耳呂布無謀之輩見利必喜明公可遣使往徐
州加官賜賞公與玄德解和或前欲使二人相問
今又欲使二人相和

布言則不思遠圖矣操曰善遂差奉軍都尉王
則齎官詔併和解書往徐州去訖一面起兵十五萬
親討張繡清小在商賈府成東俗各自往分軍三路而行以夏侯惇為先鋒軍馬至
清水下寨曹詢勸張繡曰操兵勢大不可與敵不如
舉眾投降張繡從之使曹詢至操寨通款操見詢應
對如流甚愛之欲用為謀士詢曰某昔從李傕得罪
天下自知之明今從張繡言聽計從未忍棄之為下文攻
曹繡張本
乃辭去次日引繡來見操操待之甚厚引兵入宛城
屯劄餘軍分屯城外寨棚聯絡十餘里一住數日繡
每日設宴請操一日操醉退入寢所私問左右曰此
城中有妓女否因酒及色阿操之兄子曹安民知操
意乃密對曰昨晚小姪窺見館舍之側有一婦人生

坐不想遇大哥來揚志曰
既是不關了關隘如何去得
且去曹正家商議兩個來
到曹正店裡相見了曹正
置酒相待商議要打二龍
山曹正曰小人有條計把
師父禪杖戒刀與小人拿
了教我妻弟帶六七個火
家將索子綁了師父索子
上做個活套結頭送到關
頭只道來我唐裡吃酒醉
了綁縛來獻與大王那厮
必然來開關放我們上去

得十分美麗問之即繡叔張濟之妻也取人叔之妻以媚其叔
不正操聞言便令安民領五十甲兵往取之須臾取
到軍中以軍中操見之果然美麗問其姓婦答曰妾
乃張濟之妻鄒氏也操曰夫人識吾否鄒氏曰人聞
丞相威名今夕幸得瞻拜見此良人操曰吾為夫人
故特納張繡之降不然滅族矣忽將夫人情賣與婦人確是醉後狂語
鄒氏拜曰實感再生之恩操曰今日得見夫人乃天
幸也今宵願同枕席隨喜還都安享富貴何如鄒氏
氏拜謝是夜共宿於帳中郭汜之妻如張濟之妻皆當惡之報鄒氏
曰久住城中繡必生疑亦恐外人議論操曰明白同
夫人去寨中住可稱賢次日移于城外安歇與典章
就中置帳房外宿衛他人非奉呼喚不許輒入因此

見鄧龍時把繩子拽脫了
小人遞過繩杖與師父你
兩個把鄧龍殺了此計如
何魯智深楊志皆曰妙哉
次日五更起來智深楊志
依計而行來到關下只見
嘍囉在關上看見綁得那
和尚報知山上兩個小頭
目問曰你等何處人在那
里捉得這和尚來曹正答
曰我們是山下近村庄家
開個酒店這和尚不時來
我店中吃酒不肯還錢說

內外不通操每日與鄒氏取樂不想歸月好雄如操
連亡返色之張繡家人密報繡怒曰操賊辱我太
甚張繡尚有廉則苦使勢利無便請賈詡商議曰
此事不可漏洩來白等操出帳議事如此如此次日
操坐帳中張繡入告曰新降兵多有逃亡者乞移屯
中軍操許之繡乃移屯其軍分為四寨期舉事賈
之謀甚細密因長典章勇猛急切難近乃與偏將胡車兒
商議那胡車兒力能負五百筋日行七百里亦異人
也當下獻計于繡曰典章之可畏者雙鐵戟耳主公
明日可請他來吃酒便盡醉而歸那時某使潛入他
跟來軍士數內偷入帳房先盜其戟此人不足畏矣
既請吃酒何不便于酒中置毒既可偷入帳房何不
便則典章且何不竟刺曹操耶車兒計不及此蓋大

道要去梁山借于百個
人來打二龍山和這近村
裡都洗滌了因此小人只
得請他將酒灌醉紉來獻
與天王小頭目曰你們在
關下少待便來報知鄧龍
說有人拿得花和尚來了
鄧龍喜曰叫解上山來小
嘍囉得令就開了關門楊
志曹正緊押智深解上山
夾着那三座關端的險峻
中間一條路來到三重關
止只見擡着擡木砲石強

水欲死 續其喜預先準備弓箭兵告示及寨至期
操也 令曹詢致意請典章到寨慰勉待酒至晚醉歸胡車
兒維在眾人隊裏直入大寨只敘得是夜曹操于帳
中與鄒氏飲酒忽聽帳外人言馬嘶捉好的操使人
觀之回報是張繡軍夜巡操乃不疑時近三更忽聞
寨後吶喊報說軍中上火起操曰軍人失火勿得驚
動不是軍人失火只須明四下裏火起操始着慌
喚典章方醉臥睡夢中聽得金鼓喊殺之聲便跳
起身來却尋不見了雙戲指補車兒偷時敵兵已到
轅門章急掣步軍腰刀在手只見門首無數軍馬各
挺長鎗搶入寨來章奮力向前砍死二十餘人馬軍
方退步軍又到兩邊鎗如葦列章身無片甲上下被

弓硬弩人到佛殿看那中
問一把虎皮椅數十個嘍
囉拿着鎗刀立在兩傍小
刻兩個嘍囉扶山鄧龍來
鄧龍坐在交椅上曹正揚
志緊對着智深到階下鄧
龍罵曰賊禿今日也被拿
夾見我智深大喝一聲休
走庄客把繩子拽開了魯
智深接着福杖楊志提起
撲刀曹正庄客一齊把鄧
龍殺了曹正叫曰若不降
者盡行掃除有幾個小頭

數十鎗兀自死戰刀砍缺不堪用章即棄刀雙手提
着兩個軍人迎敵以雙入當擊死者八九人以人治
人羣賊不敢近只遠遠以箭射之箭如驟雨羣猶死
拒寨門爭奈寨後賊軍已入章背上又中一鎗乃大
叫數聲血流滿地而死死了半晌還無一人敢從前
門而入者此典章足却說曹操賴典章當住寨門乃
得從寨後上馬逃奔只有曹安民步隨操右臂中了一
箭馬亦中了三箭虧得那馬是大宛良馬熬得痛
走得快剛剛走到清水河邊賊兵追至安民被砍為
肉泥馬油大操急驟馬衝波過河纔上得岸賊兵一
箭射來正中馬眼那馬撲地倒了操長子曹昂即以
已所乘之馬奉操操上馬急奔曹昂却被亂箭射死

目并五六百小嘍囉都來
拜降即將鄧龍屍首扛出
燒化詹智深楊志便做了
寨主教設宴慶賀曹正辭
別領了庄客回去有詩為
証

古利清幽隱翠微
鄧龍權據恣非為
天生楊志花和尚
斬草除根更可悲
且說押生辰攬老都管與
喪禁軍星夜回到北京直
至梁中書府廳前告曰楊

愛將愛子皆死操乃走脫自己便走脫只不知路途
諸將收集殘兵時夏候惇所領青州之兵乘勢下鄉
劫掠民家平盧校尉于禁將本部軍于路勒殺安
撫鄉民為民殺兵青州兵走回迎操泣拜于地言于
禁造反趕殺青州軍馬操大驚須臾夏候惇許褚李
典樂進都到操言于禁造反可整兵迎之却說于禁
見操等俱到乃引軍射住陣角敵者或
告之曰青州軍言將軍造反今丞相已到何不分辨
乃先立營寨耶于禁曰今賊追兵在後不持即至若
不先準備何以拒敵是敵大事退敵正
營方畢張繡軍兩路殺至于禁身先出寨迎戰繡急
退兵左右諸將見于禁向前各引兵擊之繡軍大敗

志是個忘恩的賊自離北
京五七日後行到黃泥岡

追殺百餘里繡勢窮力孤引敗兵投劉表去了為後

天氣炎熱都在林子裡歇
涼不想楊志和一夥賊人

曹操收軍點將于禁人見備言青州之兵肆行劫掠
大失民望某故殺之操曰不告我先下寨何也禁以
則言對操曰將軍在匆忙之中能整兵堅壘在詢任

假粧個敗軍客先推七輛
車子在黃泥岡等候却教

勞使反敗為勝雖古之名將何以加茲乃賜以金器
一副封益壽亭侯責夏候惇治兵不嚴之過治兵不

一個好漢挑一擔酒來岡
子上歇下眾人不合買他

將如惇親放如惇且不能
逃其責况不得惇者乎 又設祭祭典章操親自與

酒吃被那廝放蒙汗藥都
麻昏了楊志和七個客人

而冀之願謂諸將曰吾折長子愛姪俱無深痛獨號
泣典章也此是曹操得人心處然眾皆感嘆次日下

把生辰攬財寶裝載車上
去了見在濟州府已陳告

令班師不說曹操還兵許都且說王則齎詔至徐州
布迎接入府閱讀詔書封布為平東將軍特賜印綬

留兩個虞候隨侍聽候小

又出操私書王則在布面前極道曹公相敬之意

人們星夜回來告知恩相布大喜報袁術遣人至布喚入問之使言袁公早
 梁中書罵曰這賊配軍我晚即皇帝位立東宮催取皇妃早到淮南布大怒曰
 一力擡舉你成人怎敢做反賊焉敢如此遂殺來使將韓胤用枷釘了真獨桌
 這等不仁之事隨即喚書陪喫一桌道陳登齋謝表解韓胤一同王則上許
 吏寫了文書差人星夜往都來謝恩且答書早操欲求實授徐州牧操知布絕
 濟州按下又寫一封家書陪喫一桌婚哀術大喜遂斬韓胤于市曹陳登密讓操曰呂布
 令人連夜上東京報與太師知道却說蔡太師看了定評宜早圖之操曰吾
 文書大罵這班賊徒去年將我女婿送來禮物劫去情當與吾謀之登曰丞相若是有舉動其當為內應
 了今年又來無禮即押角為後文藤操喜表贈陳珪致中二千石登為屬陳太
 文書差府幹星夜往濟州守登辭回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使以相付登點頭
 府去着落府尹捉拿立等允諾回徐州見呂布問之登言交贈祿表為太守

回報那濟州府尹自從見了梁中書公文每日理論不下忽門吏報曰東京太師差府幹見在廳前有緊急公文府尹慌忙來與府幹相見說這件事下官已受梁府虞候的狀子即令捕盜限捉未見踪跡前日留守司又差人到來若有消息下官親到相府回話府幹曰太師分付要拿這賊并逃軍楊志限十日內捉完解京若是捉獲不得

布大怒曰汝不為吾求徐州牧而乃自來請祿汝父教我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終無一獲而汝父子俱各顯貴吾為汝父子所賣耳遂拔劍欲斬之登大笑曰將軍何其不明之甚也從登曰吾何不明登曰吾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曹公笑曰不知卿言吾待溫侯如養鷹耳狐兔未息不敢先飽饑則為用飽則颺去張良以此即借用其語明是陳登捏出某問誰為狐兔曹公曰淮南袁術江東孫策冀州袁紹荆州劉表此四文已益州劉璋漢中張魯此二人前文未見於此皆賊也布擲劍笑曰曹公知我也處點出為後文伏線正說語間忽報袁術軍敗徐州呂布聞言失驚正是

小人也難回話請看太師

秦晉果諧吳越聞

婚姻惹出甲兵來

約帥府尹看罷大怒節節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纔補使臣何濤問曰前日

差你拿劫生長損賊緣何

不見回報何濤曰小人

領了這件公事有人去

黃泥岡緝捕未見踪跡府

尹喝曰放屁上賊不緊下

必必寬今日太師差府尹

限十日須要擒賊解京若

還遲限累及某時先把你

遠配何濤領到首回到家

中夏王老波問曰你因甚

炳備何濤曰前日太守差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九

我拿那劫生長損的賊到

今未獲今日正去轉限不

想太師府尹來立等要拿

那賊解京府尹要將我刺

配不知我性命如何老波

曰似此怎好只見兄弟何

清來望哥哥何濤曰你不

去賭錢却來恁的何濤妻

謂清曰阿叔你且坐下和

你說話即安排酒食與何

清吃早飯嫂嫂曰阿叔你

不知道哥哥其因黃泥岡

第十七回

袁公路大起七軍

曹孟德會合三將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澤麋虎皮便為象射之的袁術一僭帝號天下

共起而攻之曹操所以遲遲而未發者非憚天

子而不為正長天下而不敢耳况所樂乎為君

以其有令天下之權也權則專之於己名則歸

之於帝操之謀善矣操辭其名而取其實術無

其實而冒其名豈非操巧而術拙

或曰蜀吳魏三國後來皆稱皇帝獨袁術之帝